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 第九回 葫蘆關年廣堯敗北 金川營安慶子歸天

卻說金川兵打進清營，清營內兵卒慌亂異常。大將軍吩咐不許亂動，一面下令餘元慶與明月子敵住策妄阿拉布坦與賽王母一路，清風子敵住賽梨花一路，岳將軍敵住葛爾丹一路；更生四路接應。一面分派，金川兵將已經用強永直射進來，清兵沾著，當時身死，況且黑夜裡，對面不見，正不知敵人多少。更生童子忙將電氣鞭祭起，即時如同白晝。大家望上一看，又叫起苦來，原來上面還有兩人在上施展神通。大將軍忙叫南國寨升起氣球，球上兵卒叫雲穀子、何必正統帶，與安慶子、陳仙姑對敵。這一場大戰，殺得天昏地黑。當下餘元慶敵住策妄阿拉布坦，剛戰得數合，策妄阿拉布坦祭起飛標，打中餘元慶背項，餘元慶負痛逃去。清風子與賽王母交戰，一個舞動雨傘，颼颼風生，一個祭起鴛鴦練，左右纏繞；清風子正在支持，忽被金川兵將強水打來，剛剛打在上，知難取勝，只得退去。賽王母在後追來，更生童子服快，用電氣鞭在他身上一晃，立刻倒下。策妄阿拉布坦知這鞭利害，只得收兵不趕，只單用強水打去。那邊清風子敵住賽梨花，把葫蘆內的劍抽出，那股白氣繞住賽梨花，那賽梨花慌忙祭起蟠天鳳打來，清風子一不留心，剛剛打在鼻上，負痛逃下。那邊岳公敵住葛爾丹，十分酣戰，正是棋逢敵手。忽聽四面亂嚷，都說清兵敗了，心裡暗暗吃驚，只得退下。年大將軍看見三處人馬都抵敵不住，傳令棄營退後，叫更生童子斷後，更生將電氣鞭化一條白氣，攔住金川兵，金川兵方不追趕。

再說雲穀子等在上面戰退安慶子與陳仙姑，想用槍炮打下，又恐傷了自家兵馬，只得停在空中防備。及見清兵退淨，金川兵離得遠些，然後將槍炮施放。葛爾丹看見，慌忙退兵回營。檢點人馬，雖有折損，卻也有限，只可憐壞了賽王母。但今夜得此全勝，真是出兵以來未有的奇功，便將情形申報金川王去了。

清營兵見金川兵退去，其時天已大亮，忙檢看人馬，陣亡總兵二名，參將三名，游擊五名，都司以下三十八名，兵卒陣亡者八千名，傷者三千餘名，馬亡三千匹，猶幸機械、糧食未曾丟得。清風子、明月子受傷甚重，意欲回山，餘元慶亦臥病在牀。更生童子道：「兩位道友及餘將軍既受傷，何不待俺來醫治？這電氣鞭能生人，能死人，雖十分沉重之症，將電氣運在他身上，立刻可癒。」說罷，將電氣在他們身上運動一面，果然好了。清風、明月、元慶忙稱謝不已。年大將軍道：「我出師以來，從未有如此敗北，今將如何設法，眾位明以告我。」

雲穀子道：「我料金川營內最利害者安慶子，若除了他，便可無憂矣。他六個女將之中，已壞了四個，餘存二個也不必憂。我看除安慶子，還是令師癩頭和尚，貧道是沒有這等本領。令師有追魂奪魄的符，他若來時，定可取勝。」大將軍甚喜，問：「誰去請？且不知家師現在何處？」清風子道：「貧道知得師父在王屋山中，就待貧道去請罷。」大將軍依允。清風子去不兩日，便回來道：「貧道已見過師父，將上項事情說與他聽了。他說現在不能抽身前來，說有師叔在此，亦可設法除安慶子，要用那符可先取去，將來有要緊時候，他當自來。」說罷將追魂奪魄符，呈與雲穀子。雲穀子道：「既有符來，就師兄不來，也是一樣。」便命在營後築一高壇，上面裝一草人，寫了安慶子八字在上，自己步罡念咒。到了七日，對更生童子道：「這場功勞要你乾的了。」更生道：「師兄吩咐，自當從命，但不知何事？」雲穀子道：「安慶子被我作法，定然神魂不安，他是有道的人，晚間定然坐禪，他的神明一定，我就不成事了。你去攪亂他的精神，使他恍恍惚惚，然後用這追魂奪魄符來黏在他背後，我這裡便可設法了。」更生童子依言，袖了電氣鞭。原來他的鞭能長能短，能光能暗，所以當下更生童子斂了電光，用隱身法來到金川營裡。

那時已是更餘天氣，營中習鬥森嚴，巡緝異常緊密。幸而無人知覺，一直來到安慶子帳內。見安慶子蹣跚坐在那裡坐禪，忽然高聲叫道：「有奸細！快捉，快捉！」各營兵卒聽見，都來訊問。更生童子聽了，忙飛騰空中，見一面亂嘈嘈了一回，仍舊肅靜。待一回仍偷下去，不敢近前，遠遠望見安慶子依舊坐禪。更生想道：「安慶子是有道之士，師父叫我來亂他的精華，然後用符貼他，何不就用电氣來擾他一擾。」說罷，斂了電光，把鞭放長了，向他面前亂晃。晃了一回，果然利害，安慶子便坐不穩，像要睡著的一樣。更生便輕輕走到他背後，用符黏在他背後，一溜煙走了。回來報知雲穀子，雲穀子大喜：「如此便成功了，明朝便知分曉。」

再說到了次日，葛爾丹去請安慶子商議。小校來報導：「軍師不知何故，坐在那裡，總不出聲。」葛爾丹大疑，喚了渾家賽梨花，及陳仙姑、百城子一同去看，只見他果然不聲不響。叫了兩聲，賽梨花是有道行的，看見說道：「不好了！軍師羽化了。」忽見他背後一道符，跌足道：「這一定是中人奸計，如何是好？」葛爾丹道：「你何以知道賊計？」賽梨花道：「這便是姜子牙害趙公明的法術，不然這符是那裡的。」葛爾丹道：「怪不得昨夜先時軍師高叫有奸細，各人找尋不著，後來不聽見叫，想是上他當了，為今只得將他埋葬，再作道理。」便叫百城子經理喪事，大家嗟歎不已。

忽報清兵到了，有個雲穀子要請軍師講話。葛爾丹納悶，百城仙子道：「待我去。」提了劍，來到陣前大罵：「賊道，傷害同氣，如此無良，不殺你誓不為人！」雲穀子道：「你去叫你師父來。」百城子道：「賊道，害我師父，還要裝聾作啞。」便仗劍來取雲穀子。雲穀子轉入陣中，叫更生童子去接戰。更生子應命，拿了鞭，接住百城子問道：「你來何干？」百城子道：「來取你小命。」更生子哈哈大笑：「待我送你去見你師父罷。」兩個交戰，不上數合，電光著身，百城子果然去見他師父了。陳仙姑看見大怒，飛起胭脂巾來戰更生，惱得更生性起，說道：「你這賊人用那穢物來害人，我前番不傷你者是避你的污穢，今番我拚三天的祭煉，也顧不得你了。」說罷舞動電氣鞭，剛剛一晃，陳仙姑已死在沙場，那條巾也不見了。說也奇怪，這條電氣鞭也不能伸縮自由，而且那光也沒有了。

不說更生去祭煉電氣鞭。再說當下大將軍見得了勝，便揮兵前進，大殺一場，金川兵大敗，守住葫蘆關，再不敢出。大將軍得勝犒賞後，便道：「如今安慶子已亡，早夜可以安枕矣。但這葫蘆關如何攻取？」雲穀子道：「不上三日，包你有人送關。」大將軍道：「何以知得？」岳公道：「我料賊人必用詐降。」雲穀子向他溜了一眼，岳公便不言了。

且說葛爾丹自那日敗後，與將士、夫妻商議道：「我們連亡兩位大仙，如何是好？」賽梨花道：「待我再往師父處求救。」葛爾丹道：「雖則是好，但目下兵臨城下，你去了，我們更何所依靠？」策妄阿拉布坦道：「我有一計，未悉可行否？」葛爾丹問是何計，策妄道：「現在我們會仙術的都死了，就以此言騙他，說你不識天命，我卻見計投降。只要誘他進關，待他到了關下，現有安慶子剩下的藥水在此，向他射去，如能射得年廣堯、岳鍾琪及雲穀子等，使可轉敗為勝了。」葛爾丹大喜。正是：

臨敵剛才驚敗北，奇謀又作詐降書。

此計得行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